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陶蘭石

陶蘭石，名良錦，字眉史，吳縣知名士也。父名孝廉，筮仕山左。少從父宦游，讀書衙齋，掃經問難之餘，輒有志於古作者。父奇之，曰：「此我家千里駒也。」既而父卒，遂寄居濟南。及長，為人蘊藉風流，能文章，工詩詞，尤精金石之學，凡圖書鼎彝之類，一見立辨其真贗。年甫弱冠，遠近世族爭婚之。生苛於擇偶，低昂少所可，以是求凰未就。人詢其故，則曰：「非學通經史，豔如桃李者，不屑與之為伉儷也。」因共笑其為迂。一夕，皓月初升，照几榻如水。生意無聊，沽酒獨酌。偶翻《漢書》讀之，頗增興會，至頓挫淋漓處，輒拍案叫絕。既而笑曰：「班孟堅自詡奇才，而前則取之於腐史，後又求助於女流，不令千古文人為之短氣哉！」因即掩卷不觀。時已薄醉，微有倦容，遽而隱几假寐。忽見蒼髯老奴持帖相邀，請生速發。生視其帖，細字兩行：「班昭祿祿，請攀清話。」生曰：「素不相識，何為見招，其殆誤耶？」奴曰：「非誤也，至自知耳。」遂隨之至門外，則已有控馬以俟者。生即跨馬登鞍，自執絲韁，風入四蹄，疾如奔電。須臾，已抵一處，院宇巍峨，榜曰「碧杜紅蘅之館」。生至，即有閨者導入。歷門數重而閨者止，擊廊下銅鈺者三。即有雙鬟牽簾出，迓生進內。小院回欄，路甚曲折，最後至一室，頗宏敞，縹帙芸簽，度書滿架，仰視其額，曰「秋畹廬」。

方欲遍觀四壁書畫，聞佩聲鏘然，已達於外，雙鬟前白曰：「我家阿姑謁見先生。」生斜睨之，一女即年僅五六歲許，秀麗罕儔，嬌憨絕世，娉婷至前，盈盈道萬福。生亦答以長揖。既坐，女旁侍焉。生曰：「頃睹名刺，疑為漢室名姝，何得尚在人間？今覘玉貌，乃知天下姓氏固有偶爾相同者。豈有所景慕而出於此歟？」女曰：「奴自有真姓名，恐招先生不來，故作此狡獪耳。聞先生喜吟詩，願附絳帷女弟子列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余略諳競病耳，於此道非三折肱，不敢忝據臯比也。」女曰：「先生毋過謙，願聞大教。」生乃備述詩學源流及歷朝名家可以學步者，女為首肯。因曰：「金詩嫌纖，元詩嫌小；明代自詡復古，竊謂優孟衣冠，亦無足取。」生曰：「慧心不遠矣。」方欲起辭，女曰：「請暫坐。招先生來，自當以一觴為壽。」遂命設席於水晶簾底。水陸具陳，珍錯畢備。女亦侍坐於側。雙鬟連環勸飲，酒逾三爵，生懼因醉失儀，執杯告止。女指雙鬟曰：「此兩婢俱能歌新調，可出清聲，以侑先生滿浮大白。」於是競撥琵琶，音發韻流，一歌《湘煙曲》，一唱《眉娥詞》，宛轉纏綿，真覺移情蕩志。生亟稱善。又鬟注酒玉船，捧呈生前。生視之，玉質潔白無瑕，雕琢之工，神工鬼斧所不能到；船有□二帆，注酒既盈，一一皆起，飲罄則帆亦盡僕，約容酒兩斗許。生辭以量窄不能勝。女曰：「無妨。盡此即送先生歸耳。」生以書生素不慣乘馬，況醉後尤虞墜鞍，故未敢多飲。女曰：「先生歸途，可取道於水，當以畫舸送君。玉船一具，敬以為初見贄禮，請勿嫌其菲也。」生仰飲立罄，再拜而後受。女送生至階前。雙鬟仍導生由迴廊入小園，鳥語花香，別一境界，迥非來時路矣。路盡峰回，得一大池，荷芰菱芡之屬無數，一望煙波浩渺無際，傍岸有船，舟子已停篙以待。雙鬟請生登舟，並置玉船於中艙几上，謂生曰：「從此一別，迴隔人天，不識何時相見。但願先生毋忘今夕。」生亦淒然欲涕，解纜後，生尚立船頭遙望，雙鬟猶癡立池邊未去也。久之不見，生始入艙。艙中陳設古雅，筆牀研匣，潔無纖塵，寶鴨爐中炷香猶溫。案頭有《秋畹廬吟稿》，信手翻閱，並皆佳妙。中有秋柳四律，尤觸所好。

其一

秋雨秋風黯客魂，蕭疏白下舊時門。
翠眉濃淡鬢煙影，碧眼分明暈淚痕。
堤上夕陽還樹樹，社前黃葉自村村。
玉關送爾征車去，愁怨難為笛裡論。

其二

鴛鴦瓦上逗微霜，百里關河□里塘。
金勒昔曾嘶舊怨，銖衣今已疊空箱。
綠陰愁殺樊川杜，桃葉歌殘子敬王。
歎別傷離無限意，那堪重過碧雞坊。

其三

彈來香汁點征衣，如縷如煙是也非？
籬落亂蟬聲遠近，池塘細雨夢依稀。
荒荒古驛人俱寂，淡淡寒鴉日暮飛。
灞岸歸雲連不斷，自從別後兩心違。

其四

腰肢瘦絕可人憐，隔斷平溪一抹煙。
殘月唱來宜苑曲，長堤飛盡武昌綿。
章台遲暮空今日，京兆風流減昔年。
多恨多愁描不盡，絲絲□地小橋邊。

生方曼吟一過，而舟子已以到家告。捨舟登岸。甫入門，絆於戶而覺，則殘燭猶熒，前書未掩，玉船宛然在側，傾之餘瀝尚流。因歎曰：「異哉，此夢也！」秘不告人。

一日，邱生招飲歷下亭，買舟前往。夾岸蘆葦，蕭疏滿目，碧菱紅蓼，點綴其間。行至深處，芙蕖萬柄，已半結實，涼飈徐來，清香徹骨。遙望湖心，巍然一亭，舟子指曰：「此即唐代七子賦詩所也。」須臾已至，主人迎於亭下曰：「諸君俟久，來何遲也？」生入亭，序座。座客有瑞錦者，字雲裳，張姓，漢軍，年近五旬，詞語開爽。少間，羅酒漿，陳簋，異饌佳餚，絡繹而至。飲酣，張曰：「亭外秋柳，觸人情緒。座中皆佳士，盍用新城原韻，各賦四律，以暢所懷，詎非雅事？」咸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各覓筆札。諸客未及脫稿，生已援筆立就。合座傳觀，擊節歎賞。其詩曰：

惟有垂楊易斷魂，秋風落葉到柴門。
鴉啼古渡消青跡，霜冷官橋減翠痕。
幾處陰疏初露岸，數行影瘦半遮村。
三眠三起悲前事，欲挽長條仔細論。

其二

晚涼天氣近新霜，殘柳依依傍野塘。
尚有輕絲侵白屋，猶留疏影護青箱。
風流態度懷張緒，銷瘦腰肢怨楚王。
記否江南烏夜月，含情最是碧雞坊。

其三

蕭條弱質不勝衣，黛色零星是也非？

殘月曉煙多悵望，荒城古戍半依稀。
風光頓改黃鶉染，霜信初傳白雁飛。
短笛何須三弄曲，章台沽酒莫相違。

其四

相迎相送總堪憐，斜照林塘護晚煙。
漢苑新愁情脈脈，灞橋往事恨綿綿。
徒餘蟬噪悲殘日，無復鶯聲度少年。
莫向隋堤空悵望，春回先到渭城邊。

張曰：「陶君之作，壓倒元白矣。」

先是，張伯兄名瑞征者，字夢蘭，為鹿邑令。有女景昭，字班卿，少即聰慧，長益秀美，所著《茹古軒詩集》，傳誦一時，傳鈔者幾於洛陽紙貴。父母愛之不啻拱璧。求婚者踵至，女父母少所許可。張后納粟為山左令，臨行囑之曰：「我女年已及笄，東省如遇佳子弟，當為吾擇一快婿。」是日張見生風度不凡，才尤倜儻，詢知為望族，遂屬意焉，邱生作冰上人。邱謁生母，述張意，且言此女才貌工言，四德俱備，如成嘉耦，真一對璧人也。生母商之生。生曰：「請少待。」時值重陽，生對菊東籬，孤芳獨賞，夕坐幽齋，頗涉遐想。挑燈檢書，漏已三下，倦甚，伏几假寐，夢邱復邀飲歷下亭。半酣，離座憑欄，遙見畫舟從上游來，張居上座；旁座一婦，約四□許；側坐一二八女郎，審顧之，冰肌玉貌，皓齒明眸，裙下雙鉤，纖若春筍，神仙中人不啻也。方注目間，舟已至前。邱呼張曰：「盍來共飲乎？」張維舟亭畔，入亭，握手共話。曰：「今夕月明如畫，舍姪女遠來，故同山荊一遊，適由大明湖經此。」言已，匆促登舟遽去。生亦頓寤。翌日，張來訪生，為言昨夢，並述姪女夢中擬劉方平秋夜泛舟作詩云：

一水接長天，平湖夜放船。

波光分碎月，山翠合渚煙。

秋色已如此，客懷殊邈然。

故鄉何處是，歸雁落雲邊。

生亦述已夢中所見。三人同夢，共歎為奇。自是生始知女非旗妝，請於母，仍邱生執柯。逾年，生往鹿邑行親迎禮。卻扇之夕，女儀態萬方，玉潤花嫣，秀麗無比。枕畔論心，生為述前夢。女曰：「夢自心生，緣由前定，故趾離子為余兩人作撮合山也。」爰立夢神木主，歲時致祭焉。蘭石友人武進董君為余述之如此。